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曹雪芹 高鹗 著

(上)

红楼梦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红楼梦

(上)

曹雪芹 高鹗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红楼梦

(下)

曹雪芹 高鹗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 / (清)曹雪芹, (清)高鹗著.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9.5(2000.9重印)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袖珍本)

ISBN 7-80626-422-1

I . 红... II . ①曹... ②高... III . 章回小说
- 中国 - 清代 IV .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357 号

HONGLOU MENG

红 楼 梦

曹雪芹 高鹗 著

责任编辑:王艳萍

封面设计:东西方设计室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80×1230 毫米 64 开本 17.5 印张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800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2 001-20 000
ISBN 7-80626-422-1/I·98 定价: 18.00 元(上下册)

邮购电话: 0431-5634143

目 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0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怜孤女	17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28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34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45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赴家宴宝玉会秦钟	53
第八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62
第九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71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78
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84
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91
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96
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103
十五回	王熙凤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110
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116
十七回	园工竣试才题对额 疑心重负气剪荷包	124
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135
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44
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55
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62
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70
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79
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86
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196
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204
二十七回	滴翠亭宝钗戏彩蝶 埋香冢黛玉泣残红	213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	222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	233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画蔷痴及局外	…	244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	251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	259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	266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	273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	282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	292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	300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	312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	319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	327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	340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	…	348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	358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	368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	376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	386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	398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	407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	416
第五十回	芦雪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	425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	436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孔雀裘	…	445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	455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	465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	476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	487
第五十七回	蕙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	498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	511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	520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	526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	536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	544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	559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	573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	586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门	…	595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	602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哭闹宁国府	…	614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	625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	634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	642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	652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	662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	670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	684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	695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天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	705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	718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	731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	737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人家塾	…	745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痘潇湘痴魂惊恶梦	…	754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	…	765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	775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	785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	796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	804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	813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	822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嘲噏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 830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 838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顽母珠贾政参聚散	… 845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 854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 863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癲	… 874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 882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 892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 905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 913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 921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 929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 939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 946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 955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骢马使弹劾平安州	… 963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 970
第一百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 979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 987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还真元	… 996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诎失人心	… 1008
第一百十五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 1017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讐仇赵妾赴冥曹	… 1026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 1037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 1046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 1052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 1061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 1070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 1081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 1091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 1103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己又云：“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乎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故当此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未足妨我襟怀，况对着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润人笔墨；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更于书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

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顽深有趣味。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相不凡，丰神迥异；来到青埂峰下，席地坐谈。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且又缩成扇坠一般，甚属可爱，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灵物了；只是没有实在好处，须得再镌上几个字，使人人见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去走一

遭。”石头听了大喜，因问：“不知可镌何字？携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说毕，便袖了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

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是无才补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的一块顽石：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到还全备；只是朝代年纪，失落无考；后面又有一偈云：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来，有些趣味，故镌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纵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种奇书。”石头果然答道：“我师何必太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况且那野史中，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于几首歪诗，亦可以喷饭下酒。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世消愁之际，把此一顽，不但洗了旧套，换新眼目，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不比那谋虚逐妄，我师意为何如？”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

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实录其事，并无伤时淫秽之病，方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遂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诗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石头记》缘起既明，正不知那石头上面记着何人何事？看官！请听：按那石头上书云：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秉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过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无事，士隐于书房闲坐，手倦抛书，伏几盹睡，不觉朦胧睡中走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家，又将造劫历世。但不知起于何处，落于何方？”那僧道：“此事说来好笑。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那时这个石头，因娲皇未用，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顽。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居住，就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他却常在灵河岸上行走；看见这株仙草可爱，遂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甘露滋养，遂脱了草木之胎，得换人形，仅修成女

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餐秘情果，渴饮灌愁水；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常说：‘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因此一事，就幻出多少冤家都要下凡，造历幻缘；那绛珠仙草，也在其中。今日这石头复还原处，你我何不将他仍带到警幻仙子案前，给他挂了号，同这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那道人道：“果是好笑！从来不闻有‘还泪’之说！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这蠹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有一半落尘，犹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来。”

却说甄士隐听得明白，遂不禁向前施礼，笑问道：“二位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开痴顽，备细一述，弟子洗耳谛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沦之苦。”二仙笑道：“此乃元机，不可预泄者；到那时只要不忘了我两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元机固不可泄，但适云‘蠹物’，不知为何？或可得见否？”那僧说：“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面大书四字，乃是“太虚幻境”；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甄士隐意欲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得一声霹雳，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看时，但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梦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又见奶母抱了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中，引她顽耍一会，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癞头跣足，那道跛足蓬头——疯疯癫癫，

挥霍而至。及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中做甚？”

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睬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士隐不耐烦，便抱女儿转身欲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中念了四句言词，道：

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

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问他来历。只听道人说道：“你我不必同路，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那僧道，“最妙，最妙！”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个踪影了。士隐心中，此时自忖：“这两人必有来历，很该问他一问——如今后悔却已晚了！”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的走了来。这贾雨村原是湖州人氏，也是诗书士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街市上有什么新闻么？”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她出来作耍；正是无聊的很。贾兄来得正好，请入小斋，彼此俱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携了雨村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士隐慌的忙起身谢道：“恕诳驾之罪；且请略坐，弟即来奉陪。”雨村亦起身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

这里雨村且翻弄诗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掐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秀；虽无十分姿色，却也有动人之处，雨村已不觉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掐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穷，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

眉星眼，直鼻方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自想：“这人生得这样雄壮，却又这等褴褛，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济他，只是没甚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穷亲友，想一定就是此人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头一两次。雨村见她回了头，便以为这女子有意与他，便狂喜不禁；自谓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风尘中之知己。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门出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也不去再邀。

一日，到了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又另具一席于书房，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

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她两次，自谓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
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眸。
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
塘光如有意，先上玉人头。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云：

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

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期过誉如此？”因问：“老先生何兴至此？”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谓‘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斋一饮，不知可纳芹意否？”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谬爱，何敢拂此盛情？”说着，便同了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

须臾，茶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斟慢饮；渐次谈至兴浓，不觉飞觥献斝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笙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狂兴不

禁，乃对月寓怀，口占一绝云：——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清光护玉栏。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士隐听了大叫：“妙哉！弟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霄之上了。可贺！可贺！”乃亲斟一斗为贺。雨村饮干，忽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挂名；只是如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所能得到！”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时，并未谈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捷，方不负兄之所学。其盘费余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北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写荐书两封，与雨村带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身之地；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士隐令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人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哪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妙，再使几个人去寻，回来皆云，“影响全无。”夫妇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何等烦恼！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顾性命。看看一月，士隐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遭疾，日日请医问卜。不想这一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作供，

那和尚不小心，油锅火逸，便烧着纸窗。此方人家俱用竹篱木壁，也是劫数应当如此；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了，如何救得下？直烧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烧了多少人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成了一堆瓦砾场了。只有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急得土隐惟跌足长叹而已。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只得将田地都折变了，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却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土隐还有折变田产的银子在身边，拿出来托他随便置买些房地，以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用半赚的，略与他些薄田破屋。土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发穷了。封肃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不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懒做。土隐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吓，急忿怨痛，已有积伤；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可巧这日拄了拐杖，挣到那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疯狂落拓，麻鞋鹑衣，口内念着几句词道：——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里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呢！可知世人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

‘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士隐本是有夙慧的，一闻此言，心中早已彻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注解出来如何？”道人笑道：“你就请解。”士隐乃说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堆白骨，今宵红绡帐里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傍。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说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背上，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当下哄动街坊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封氏闻知此信，哭得死去活来；只得依与父亲商议，遣人各处寻访。哪讨音信？无奈何，只得依靠着她父母度日。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伏侍，主仆三人，日夜做些针线，帮着父亲用度。那封肃虽然日日抱怨，也无可奈何了。

这日，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门前买线，忽听得街上喝道之声，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了。”那丫鬟在门内看时，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过去；俄而大轿内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丫鬟到发个怔，自思：“这官好面善！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于是进入房中，也就丢过，不在心上。

至晚间，正待歇息之时，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许多人乱嚷，说，“本县太爷的差人来传人问话。”封肃听了，吓得目瞪口呆。

不知有何祸事，且听下回分解。